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八 宋史三百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鄭穀 王庭秀附 仇念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為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
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為御史臺主簿張
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
御史選右司諫升為諫議大夫帝至杭州穀奏曰陛
下南渡出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

擢吳中之秀以為用况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
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
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
厄詔從之苗傅劉正彥等逆亂穀庭立面折二凶且
謂逆賊凶熾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
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
言穀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
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穀言黃門宦者之設
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
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

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群起
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群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
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群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
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
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
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
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
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穀對請付外行之又
論黃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
以散官竄謫湖南錢伯言與黃頤皆棄城呂源與梁

楊祖皆擁兵而逃今願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
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詔竄削有差傳正彥日至都堂
議事鼓奏將帥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
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兵以五百人
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
浚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鼓知出二凶姦謀具
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鼓遂遣所親謝
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
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
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聞之皆感激奮厲為赴難

計俄詔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王
為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庭公卿百司群吏
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
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
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
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
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
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為有法行之于今為
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
上疏力爭太后召鼓與宰執同對簾前鼓乞召庭秀

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毅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毅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以示毅庭秀毅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慶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澂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澂欲出毅等共止之毅與李邴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于毅殆不能釋也

庭秀字頴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為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為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為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為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善賣官售寵罷之既與

鄭穀力爭降封高宗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為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庶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叅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祕閣主管崇道觀而歸仇愈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多所全活為鄧城令滿秩者幼遽泣不得去

徒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愈餽饌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愈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愈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于盧溝河囊橐往往委以資敵愈問關營護無一豪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囂訟愈懾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䟽令過脅持為姦愈暴其罪黥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命愈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愈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愈方白事郡

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愈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嗥曰無驚仇公南遷可毋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為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愬丐者甚多真偽錯亂愈親為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為公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為變致遣精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畧頃之泛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

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為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白麾左右礮潰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為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愈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宣言將棄兩淮為保江計愈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

押閭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為賞愈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愈復壽春俘馘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愈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

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諜言兀朮為之殿人心怖駭不知所為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皋統兵適至愈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皋既至以忠義撼之皋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皋掖以上手刺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皋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愈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佐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

附者見愈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
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
浚督行之浚檄愈度其宜處之愈謂殘破之餘兵食
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
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
力陳不可浚聽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
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獎善
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州罹兵火既
燬愈斥厨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
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

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愈在郡多黥胥吏為
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為湖南安
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為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
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
歸侵疆詭計叵測愈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
和議以為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
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
邑如愈言迺復制置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辭言
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
刃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

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念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公海制置使陳彥文薦于朝起復之念不就念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以文謁念念他父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念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安得不貪遂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為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為民興除大利害踐阼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

太上皇久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為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為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

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檄謝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寃何時而銷滿秩十年山守不獲相

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為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

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卽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旣貶死海內憤鬱崇憲由

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
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籍田令制曰爾
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
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寃未悉昭
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之忠孝厲廉耻之
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司馬光呂公
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之議若先臣心
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卽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
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讎乞昭
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旣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

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
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安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
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
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
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
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
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肆爲惡而謂之君
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
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士汝
愚太師封沂國公擢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

秘書郎辭弗許尋爲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
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
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
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
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媮安取容無
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免聖
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
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
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險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
上言之請
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于朝永

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
祖在天豈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
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
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
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
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
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
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
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末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系所薦惡之諷言

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鞠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脩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

死未晚宗弼顧汝爲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爲曰願伏劍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爲持願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爲然以汝爲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亘李儔爲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爲邏者所獲汝爲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之紹興

十三年汝爲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心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爲言于朝換宣教卽添差通判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爲遂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襲取契丹之銳梟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擣京闕升平旣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猖獗西河以成盜據之功旣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鬪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萬倍回思曩背痛自慚悔人人扼腕

宋史列傳卷百三十八 五
切齒願當一戰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
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
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
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
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兀朮
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乘去
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言親征約諸帥
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俘馘兀朮
爲急又言兀朮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
羣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之下暇兀

朮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
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
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
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撤
離喝權合諸帥為兩節副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為宣
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
勢既合不為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
賊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縣
新河入鉅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
其內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

賊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矣久之有告汝為
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
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汝為身
長七尺踈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揚企道者遇之溪上
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
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
檜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
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
出志在為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為諸公所知名命繆數
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為能知

真人三洞奉道科誡三卷楊歸年修真延秘集三卷
陰長生三皇經一卷馬明生赤龍金虎中鉛鍊七返
還丹訣卷上司翼養生經一卷王弁新舊服氣法一
卷傅士安還丹訣一卷徐道邈注老子西昇經二卷
劉仁會注西昇經一卷張隨解參同契一卷李審順
神論二卷處士劉詞混俗順生錄一卷閻丘方遠太
上經秘旨一卷道士張乾森自然券立成儀一卷張
承先度靈寶經表具事一卷王晨奔日月圖一卷真
秘訣一卷寶冠授僧玄玄疑甄正論三卷王長生紫
微內庭秘訣三卷傳授五法立成儀一卷寒山子大

列傳卷第九十六 宋史三百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君丞相魯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嚴筆奉

勅修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
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
一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
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
人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
爭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九十六

監生陶濟正刊

陳率得實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
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
心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
公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為東監直講
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為失韻補校
勘人為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麗籍
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
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
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
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

燾 或 儻

還心鑑一卷守文居鎡長生纂要一卷莊周氣訣一卷
卷朗然子詩一卷山居道士佩服經符儀一卷不知名
蘇登天老神光經一卷內外丹訣二卷集王元正李黃中等撰
崔公入藥鏡三卷混元內外觀十卷張君房雲笈七
籤百二十卷樂史總仙秘錄一百三十卷余卞十二
真君傳二卷李信之雲臺異境集一卷賈善翔高道
傳十卷猶龍傳三卷張隱龍三茅山記一卷王松年
仙苑編珠一卷李昌齡感應篇一卷朱宋卿徐神翁
語錄一卷太宗真宗三朝傳授讚詠儀二卷真宗汴
水發願文一卷徽宗天真示現記三卷陳搏九室指

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爲俶儻
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或
哭涕淚俱下其容蜀也史載之邵博字文亮臣李燾
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揚案惠疇經紀其喪
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詣登聞鼓院以狀
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爲之死哀
懇于朝叅知政事虞允女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
忠嘉集行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北何時也鄭王庭
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韙哉仇金愷悌君

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
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
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
寅亮俱迂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
悌矣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九

宋史四百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器軍國書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臣晚脫等奉
勅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吳柔勝

游仲鴻

孚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
年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
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
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徙外添差溫州

教授郡饑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爲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恃今日要當先爲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上以爲是又論太學正錄掌規矩之官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而員少請以正錄兩員升爲博士從之論除官胥冗之敝乞精選監司而擇籍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其章授宰臣行權者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

言復令柅之信鉤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賂爲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屬信信持弗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撫掌愧歎嗟激不已以聞于上它日上謂尚書蔡沈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邏者私相語指爲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慶轉蔭薦肆爲姦欺不可控搏爲擿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銳爭之上審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爲數具皆伏辜因請置籍以柅後患授軍器少監仍爲考功郎官丁母憂史衷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關無再爲考功旣起知

永州入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
監兼右司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
反復披覽常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
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
言者永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
趣辨爲能而不爲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爲事而不
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
敝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爲
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
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爲日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

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
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任催然
倚閣任催之名可以並緣爲擾願明與減放人論豫
備三說收逃亾之卒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職又言
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王牒所檢討官提領戶部
酒庫久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慮書生不長
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爲中書門下檢正
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尚書
使于金庫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駭曰尚書得非黑
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

之歸言金人必哀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
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
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
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
下卽位之物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
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論不一其論
不一故其心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於一鎖闥封駁而右府
所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
內侍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
隸徒摧酷宜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得

之而奉稍恩典與正不異閣門多溢額祇候妃嬪進
封而冒指它姓爲甥姪旣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
核其不當者續爭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
之朕無有不爲卿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宦者甘昇
旣逐遠之矣屬高宗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昇俄提
舉德壽宮信亟執奏舉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
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
聖訓以爲今一宮之事異於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
上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任責分吾憂渠今已
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不欲行卿

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宮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令責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折敏如流泉擢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緜十萬五千兩米二十萬斛山陰境有狹狻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導停渚注之海築十一埧化匯浸爲上腴民繪象以

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塚衆職修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寢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信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信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受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論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

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叅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叅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䟽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

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遷秘書少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爲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宗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雇直隸經總制司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爲甚又論亭戶未嘗煮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一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勲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

當賜金使自束之又論沒入貲產止可行於疆盜贓
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卽其業收租以償
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
不得鑄銅爲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
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卒用新制棄舊法
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
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
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
租朝強盜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
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

徵及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
且奏曰疆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
以來益用中典寢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
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
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
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略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
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
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爲賀金國正旦使至盱胎
得印榜云疆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
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

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卽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旣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爲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

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柰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羨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彙備忘訓鑒等書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

繁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目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太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燹命每保盡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除泂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卽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燹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爲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泂海叅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

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爲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

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憤然
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
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
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
讀時史彌遠主和熒爭益力臺論劾熒罷之以寶文
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
熒初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
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磋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
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
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潔齋先
生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
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
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
興府學教授將真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
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
之學不可爲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
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
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爲先又於生徒中得潘
時舉呂喬年白子長擢爲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

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臯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臯臯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于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爲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十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闕額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官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祕閣修撰依舊宮觀以卒謚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爲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卽知敬之叙州董蠻犯犍爲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

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
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
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
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
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
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
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諫多聞訪以蜀中利病
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幹旋者易
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
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

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
愚讀之駭立焚之不荅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旣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荅孝宗
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
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
必起矣汝愚又不荅後三日嘉王卽位于重華宮汝
愚旣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
之定策也知閣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
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
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遇異論而汝

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卽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申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冑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

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竒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死卽填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

仲鴻謂綏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
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
其子侶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
叅政李璧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
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
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
侶淳祐五年爲右丞相自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
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叅邏者以巧發爲能每
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

謗朝政鞠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
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
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
身為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叅軍安豐守臣冒占民
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
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
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
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
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
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

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興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爲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手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卽位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

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
久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柄
猶未月也而文三論議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始
無所憚矣侂胄始 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嘗
以舊識求自道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
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
燮皆偽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
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
目爲偽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
明者介曰吾髮已種 豈爲鼠輩所使和侂胄亦侂

公議不以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祕書
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
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棟
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侂胄誅朝廷更化
介召還除待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
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兩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
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
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爲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
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

干政也諫官無敢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又言歎法天地隆災策免丞相乞令稱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輒可以爲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祕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官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

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申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凡濟以閣職爲州給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朶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鈐所謂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計爽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

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傳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左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徒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桢自有傳宋德之字正中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

孫散居於蜀遂爲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修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田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

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火在兩淮德之預以爲慮除大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僞事平始赴閬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召爲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西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西深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

王冲不負丙請畀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知眉州賢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庶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西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山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政聲紹熙二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華宮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

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
上書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日達
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
爲書以諫力請過宮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
略曰臣之志于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
而獲罪爲耻而以言不聽從爲耻自古諫之不效其
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
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
以無所譴何之恩使皆饕富貴甘參養以消磨其風
節平居皆貪祿懷姦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

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
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吳挺死今尚不以
爲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
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爲不信坐受其危亡矣
盜浦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
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
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外
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
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
報寧宗卽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

簿遷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錄克檢討官先是韓侂胄
用事私臺諫之選爲已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
以壓群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
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日
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錄將上
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蘇
以病卒

論曰正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
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僞學觀李詳訟趙汝愚
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揚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

吳者樂

列傳卷之九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

宋史四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前書君相纂襲更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煥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
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
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歿中原豪傑並起耿京
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
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善談兵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 宋史四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節書者箱驛國更領經進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煥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
同學號辛党始筮仕决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
疾得離遂决意南歸金主亮歿中原豪傑並起耿京
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
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决策南向僧義端者善談兵

棄疾間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下
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
疾曰句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
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
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
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
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
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
衆謀曰我緣王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
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

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
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
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
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
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
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
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
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
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雄館辟
江東安撫司叅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

棄疾慷慨有大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
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
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
以大理少卿召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
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
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
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
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害物之
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歛爲急吏有殘民害物
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歛害之縣以科

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
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
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刻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
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請求弭盜之術無
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
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
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
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
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
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

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剗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二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廼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十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

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匭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嘉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彊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

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
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抹助
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
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
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
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爲憲時
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
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柰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
歲積鏹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
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

卽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
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
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
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慶元元年落職四
年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
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散大夫
提舉冲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進
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今赴行在奏事
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

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尚
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拔紹興間詔
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
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
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愬
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
牘春秋卷兩易之啟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
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
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啟之乃趙方
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

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作以
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爲
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斂棄疾歎曰身爲列
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旣厚賻之復言于執政
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擢歌熹
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僞學禁方
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
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
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
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芻僧舍有疾聲

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
得秉燭作文且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
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
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叅政留正以
院轄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
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
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
史異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
嫌遂拜命遷右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入疏陳不

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
峻又不報旬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長蠻侵
擾邵陽異募山丁捕首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爲
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改秘書監兼實錄院
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
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
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
及受趙汝愚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
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椿積立循
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

異曰昔 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
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旬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
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閑予祠者
再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
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
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殞死遐荒僻嶠安
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弊阜通商米不如稍
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
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耻
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

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
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旣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
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爲盛宰
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振
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
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筆
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
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
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

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
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
神實教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
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它日
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
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
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句者勞而語之故託以它
事繫獄鞫之句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
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句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
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一

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
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
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卽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
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
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
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
啟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
言爲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
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
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

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
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
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
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
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
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
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
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
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
顯謨閣主管王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

爲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
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
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
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其無
田可耕其無廬可居其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
汲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
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旣竭
其力藉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
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
者無不爲也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

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
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
劉燾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
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燾正版權吏不容姦
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汙燾而已自以職抵
罪去都大坑治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
水火燻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爲
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
銀錢及綱本二稅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修學校
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

知無不爲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偽學禁興燾從
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
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
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
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
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
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
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新春末支及冬復償
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燾
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敝客丁錢之

敝小官奉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入奏
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
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
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褚幣轉對言願於
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
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
修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
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遷國子
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
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

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
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
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
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耻
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
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
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
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
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
科斂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

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

敝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爚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

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

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橐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興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願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稱人爲恩主恩相心竊耻之母汙我攝昭

州郡事蠲丁錢減苗斛賑饑羸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柳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間捐鹽息以惠遠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臧吏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管砦器械糗糧百爾具備治行爲准右

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大槩謂邊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草寇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旣多雖危不敗又言淮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效力者朝廷各賞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修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不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黥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贏鈔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秘閣知襄陽兼京

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
白于朝考覈軍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
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珣不
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厲宿將上關朝廷下
關制閩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豪
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
貪雲法從交疏薦之中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
其辜入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啟迪君心言好進好同
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壞吏緣爲姦中行
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擢宗正少卿

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
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爲夫剛德實人
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
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
微見其機觀德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
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
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
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修實
錄檢討孟春大雨震電雷雹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
喪師淮甸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

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者欲加遠竄社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為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

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為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亦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為誣真怯者譽以為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秘閣修撰知贛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句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言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李子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謫嶺海孟

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幾妻以其孫龍大淵黜爲浙東總管知孟傳爲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戶叅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內無沒既久加葺之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爲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北宮又移書宰相遷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侵遣孟傳按視江池鄂三

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既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瞻國之安危以民爲本今根本旣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時韓侂胄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璠與侂胄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避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旣成而後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簿而意以馳騫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蔽將

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
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
爲等級宜采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侂胄意
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
江州獄訟止息侂胄不悅勾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
點刑獄改江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
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謹以扶正論故人有在
政府者折簡問勞動甚孟傳逆知其意卽謝曰孤蹤
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卽出關至閩
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莩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

江東又亂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
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
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再上加直祕閣移江
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
常誠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
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彙左氏說續
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
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官
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僞學

劉燾表章朱熹四書以修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鳴飛冥冥者耶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
宋史四百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省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陸游等奏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一

宋史四百二

勅修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閣門祗候時閩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為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

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
數萬將棄城南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
廷發兵未至萬一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
所部馳七日徑抵贛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
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
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
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
主亮來攻成閔爲京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
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淮汴
守之無守常若曰陳蔡徑趨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

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尚未渡淮敏
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孰孝宗卽
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爲神勁軍統制浚視師改都
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
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
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令敏屯盱
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
詔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
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
城復敗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

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効鷹犬况敵情多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絳爲四軍升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敏至郡板築高原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侍旺叛于漣水軍密款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聽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有間言上知非敏

罪乃召敏爲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

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
忠州團練使罷爲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贛州
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棟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
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觀伊奉朝請繼復斬
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
察使以疾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
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
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荅曰詔雖不識其人
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

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
知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去興
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爲二帥詔遂兼西
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爲從官時每奏吳氏世
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蓋汝
愚之意欲以吳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
未及行也汝愚旣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
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爲成州
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
卒郭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
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
隸侍衛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
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
袍金錢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
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
敢死軍爲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
兵金人聞之閉權場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
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
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

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
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
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
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
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
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
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卽得一刺史繼此何以
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環衛
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再
遇以四百八十騎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

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
邁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
于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
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
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
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
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
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
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
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

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
獨畱未動度軍行一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
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
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知兵
易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
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密代鄧友龍爲宣撫
使檄倪還惟楊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眙遂知盱眙
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山功授達
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艘渡淮
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

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
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
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謀知之曰
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
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
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師
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渦
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
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
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

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
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
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
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十戶泥龐古等以十萬
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填木決壕
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
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
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蝟獲矢二十
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
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

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圖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

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恃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大師謚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日邊事起諸將望風奔衄再遇威聲始著遂爲名將云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爲帥知其才邀致之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尋又鑿石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食丙以家財卽下流糴米數萬石以振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爲其父

客素知曦旣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爲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繇西河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曦已潛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還興州劉丙魚關已而檄還武興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松去癸酉曦受金詔稱蜀王滂論四川三年正月甲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金以其月爲元年改興州爲興德府以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

行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
禱神祠以銀杯爲琰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
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
之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事旣
熾丙不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
源李好義等謀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
州逐王人擅財賦丙遣弟煥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
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譁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
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二月戊寅陳曦所以反及矯制
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違制法物與

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朝廷初聞變莫
知所為韓侂胄與曦書亦謂嗣頒茅土之封亟召知
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
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
聞曦謀不軌爾爲所脅諒以凶焰方張恐重爲蜀禍
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
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
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
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
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

政如帛書旨也時都統孫忠銳由鳳州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丑克之忠銳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速還鳳州以關鑰付庸將陳顯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銳檄赴司議事欲廢之巨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進表之罪聞于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巨源遣其親校傅檜愬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䟽旬間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丙即授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

戒飭將士恫疑虛喝以攻爲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吳玠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不可欲越則不可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爲犄角又增堡鷄頭山咸以民卒守之及脩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秩防原尤爲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砦前卽馬領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旣堅金人決不敢近而

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
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爲掩擊之備矣又云
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逮
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
爲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爲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
州兵後民不聊生請蠲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
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璘至挺曦皆
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
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
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

宗起復當與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相皆力辭名
義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成命以息議者之口
論者疑之升太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謀
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款塞願降者衆丙以爲此正
再圖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與問罪之師朝論

憂內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春丙使所愛吏安
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齡等
七人斬之而訟丙十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
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荆大
成樂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丙不報御史李
安行併涼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董壽觀使遣閤門舍人聞人璵錫命賜旌節金
印衣冠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令人
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澤至大安宋

師所至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聶子述代之時丙之
子癸仲知果州子述即檄兼叅議官四月紅巾賊張
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
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劔門檄癸仲
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
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殘滅丙欲自持十萬緡
借子述徃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旨未可輕
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曦之變張方首奏
勲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
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

事乃定耳李璧李皇時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
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賊焚蓬溪縣巳酉詔起丙
爲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兼
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
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
從上白昔奏使甘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
使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篋君臣之間似不
必爾然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况
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
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爲

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
讒慝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耀竹帛朕甚慕之今蜀
道俶擾未寬顧憂朕起卿燕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
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
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焞改知興
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
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
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丙命齎王太才以
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庚戌班
師迺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

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明年進丙
小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
有文垓者方持毋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
俾之措置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安世者又即
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用
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有
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
子孫賓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統
產首白契訐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戶虧額報怨
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

關外糴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
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辨事蜀士
中如今弟嘉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
錢穀俗務乎劉德修嘗雅責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
嗣勳云德修特未當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
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
丙械送大安窮治之先是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
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秦鞏鳳翔委丁熾節制師
次于鞏夏人以樞密使宥子寧衆二十餘萬約以夏
兵野戰宋師攻城旣而攻鞏不克乃已丙卒訃聞以

少傅致仕輟視朝二日贈少師賻銀絹千計賜沔州祠額爲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謚忠定丙所著有晶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源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曄以右職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有遊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

石弓隊將朱拜寧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爲曦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賞林等憾之時林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與深相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傅檜之徒曦脅安丙爲丞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曰肯見我乎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日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鬼夫何何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

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李好義
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
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
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覲巷從
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
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曰吾今
先爲長史言之來日僞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
源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揖之丙曰卿與尊
父同僚楊省幹盛談才畧旦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
決君王先屬其鄉人曰子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

爲之例用合江倉朱記巨源好義憂事寢泄遂以二
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
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
闕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狗三軍
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叅贊軍事丙奏功于朝
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
破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益乘勢復取好義亦以爲言
丙慮軍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後患自請
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
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關俄詔巨源

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丙
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先命巨
源借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
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
附僞賀表聞于朝具待罪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
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
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
夔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
亦與通判耶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
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

愬功於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
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
爲亂丙命喜鞠之福彥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
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沔州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
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
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
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巨源方與金
戰敗于長橋丙乃移書召巨源巨源疑焉有梁臬主
簿高岳成者巨源薦爲隨軍撥運來見巨源贊其歸
巨源信之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丙密

命輅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爲謁已也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猶叱之則已爲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閩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媿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癸酉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叅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叅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

利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瘞聞宣撫司後數日丙命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聞者流涕劔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吊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李璧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申代之初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爲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積成此禍成忠卽李琪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之訟寃朝廷亦念其功賜廟

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與之請官
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嘉熙元年理
宗特賜謚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
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
善騎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
禧初韓侂胄開邊吳曦主師好義爲興州正將數請
出精兵襲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
金人長驅入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
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

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
知其赤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
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女
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
四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
人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
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史安丙以主事蓋
曦嘗授丙僞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
旣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
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

宋史及傳卷一百一十二
二
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
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
傳廼約彪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
好義夜饗士庶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決于
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
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
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
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
命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既行小將祿禕引十卒來
助各以黃帛爲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宮妄殺人掠財

物者以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
詔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
衛千兵皆棄挺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
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
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
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
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
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僞宮亟馳告丙宣詔
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
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

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
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願得馬
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
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繫金
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
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繫衆前無留敵金
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
拜籍府庫以歸于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
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
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于朝特

贈檢校少保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獵爲請謚曰忠
壯好義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爲終身行此足矣誅曦
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
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旣誅好義集於丙家
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
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
制好義與之鬪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
昌國遁矣旣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寃之號
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旣而昌國白日見好
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曦大將也貪淫

復復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僞宮虜掠殆盡
又取曦姬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爲曦復讐丙不能
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於
船柵嶺鋒未及交棄軍先遁金人遂由黑谷長驅入
境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
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爲將
得士心趙汝愚薦爲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
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
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
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旣不能罪
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
之旤乎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一

順治十六年刊

宋史列傳卷一百六十一

二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二

小史四百三

開府簡言程國錄國事前中書右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滕等奉

勅

平兼趙方代官賈涉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

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

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

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

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

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寢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爲戒以金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

直煥童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墮以壯形勢進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置司時金偪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

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流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甲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韜援隨

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丘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淮世興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化光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斬其外統以土城方計其

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
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蔡後殿時宗
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
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
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
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
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
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來擊殺其衆三萬
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
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

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從
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
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
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
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
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
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
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
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河西樞
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

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再興敗
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蘄黃繼陷
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准西國還鄂州
保江再興軍至蘄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
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
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
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
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
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
卧内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

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
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
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
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
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
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賅游九
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
宗正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
朝廷無几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蕤范葵
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
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
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
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
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
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
珪等反斃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
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
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季全
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

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
禍必移於兩淮况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
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
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比岸則安能以
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
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
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
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
忠慮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
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金時青向濠州

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傳翼監軍
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
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
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
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
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
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
分珪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
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
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王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

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
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
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
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
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
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
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爲
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
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用逮爲主帥所爲
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域免死爲幸若無

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
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陂蘄安慶甚危全
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
葵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
金人于淮遷權密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
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
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
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
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
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

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
患又有山東忠義與比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懼李全
卒以璽賞爲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
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爲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
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涉時已疾力
辭事任值金人大入疆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孛朮
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
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旣歸宋金人
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
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細軍

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
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
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
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
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愬十年
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
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棗
陽京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
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

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
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
勁統制又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
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
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踏七八敵却
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
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
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薄城再興與宗政縱
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垣者佯走金人爭垣急擊
之多墮水中金人剗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

填城下再與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棄旗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帥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騎軍于灤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千步軍二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金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從

義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砦于父長嚴陳以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殲乃斂髑髏立人頭埃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即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竒之補承節即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即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

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
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
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特移
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眠事一愛僕犯新
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
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
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
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
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火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
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

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
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
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豬水以隄火募砲手
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
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培城運茅葦
直抵園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剗
戰棚防城墮穿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鞀以熏之
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
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
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天翼傳正城深坑倍

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夕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

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輦感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

廣李道傳李燔菜味道李閔祖李芳子柴中行真德
秀魏了翁李卓趙汝諱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
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
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
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櫟榿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
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
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
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
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

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
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
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
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改窺襄
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知棗
陽宗政以迫濠而陳廼於西北濠外瀦水為濘以限
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為給由
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
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
使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

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
邊城爲罷市慟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屯軍中馬料多
匹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餘以自給總領覈實裁抑
威逃去帥郭果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
威貧甚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
威與金人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吳曦旣誅遣
將收復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
橋遂取西和升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
西入路乃升縣爲軍命威爲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

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口劔縣至廣漢盛夏暑劇休
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一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
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
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
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
立等分道並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疆夏
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
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
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揚州觀察使威初在行伍以勇
見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陳

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鶻
眼威立淨天鶻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楛號
紫大蟲園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
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
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
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
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
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
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
食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

云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
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
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
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尊
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
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
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若方面亦號有才
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
所至立功云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二

列傳卷一百六十三

宋史四百四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

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敵屬康王起兵相州
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爲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
以倚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卽以其書
進欽宗用爲叅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臬執異議以
道梗爲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迹麟爲書以獻及
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
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蚤卽位以圖中興一
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卽充帳前差使高宗旣卽位
推思改承奉卽遷江南經制使轉承事卽監登聞檢
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

决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
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
恢復必在川陝迺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
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
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
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叅
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
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卽馳往諭以成
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
允文大感悟卽舉軍東下若海復爲書招其徒張用

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羣盜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爲爲國家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爲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承務郎

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叅議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

有度耻爲世俗章句學爲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
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張浚曰似此人材卿宜
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
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
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監山縣丞
縣闕令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爲治吏民安
之臨武寇與諸獠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
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
運將二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

令不能支沿江撫諭使張滙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
撥煨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敝除而民定紹興
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
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
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
運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
宵潰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運將都統
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衆移貳濡
須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壩以拒之運給餉
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旣而丁母及

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
奏升監爲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
於桂陽者衛颯唐羗等七人于學刻續顏氏家訓四
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
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爲度支
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
額戶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
直可百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
糴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
均勞逸事皆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

理少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
慈二陵官地與民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
納以免誤犯之罪尤明於治獄獄爲之空拜刑部侍
郎言諸斤逐累赦未還者宜從前洗諸申請條制多
重復牴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
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
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儲蓄興鼓
鑄修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
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弭災禦侮之策
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

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善不善及
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戶部侍
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
道衆論紛紜運直入贛決以爲上策金人果敗走因
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
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
襄漢之間以爲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
使從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
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
輯之方嚴斤埃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甯禁

令民賴以安孝宗旣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州官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
祿乾道七年鄱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
民爭出粟以濟連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
光祿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
學官爲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爲辟府正遷博士改宣
議郎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
爲學者師募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
罷內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祕書省校

書卽進著作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郎進左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叅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潰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吏慢弗

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于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椿管以備軍費皆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

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祕閣修撰
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旣而金
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于
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
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
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
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于
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
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從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

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
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旣罷
兵而爲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
無可和之議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考
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饑民千
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
也何懼爲亟出慰勞遣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
師關上辟寘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
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
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

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踰三萬緡民病
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爲義
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久小戶猶敷銀本
錢官爲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
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
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
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
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
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次離中
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

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
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
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
郴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
克家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
珙鄭伯熊劉焯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
軍審計司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
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
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

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從宗戚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谷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沈誥見逢吉謝曰非正言漕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日優遷其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爲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珪脅持臺諫茂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

秘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事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卽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

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
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絀臣恐賢者皆
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
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既罷侂胄專國一日從臣扈
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興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
呼侂胄至扈從者却入歛板甚恭逢吉曰既出復入
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會部中會
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閤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朱
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汗閤職即抗疏力爭
之同列密以告侂胄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

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
已屬疾卒謚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
孫氏二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
詔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

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
寇爲亂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
郎奏穎有協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
正奏第一人初任郎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
王抃以言者奏外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

調護以爲功孝宗謂其言大許久之不遷及奏考試
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
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
史中丞何澹聞繼母訃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
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
朝廷專設取常議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議禮所由
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朝列集議豈將啓
逢迎希合而爲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司諫時左相
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
餘疏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

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重華
官悉焚其橐寧宗卽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
侍郎韓侂胄用事穎侍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經汝
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
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
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
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坐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
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
罪自是黨論遂起矣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
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

再祠需次知建寧府佻胄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讀對延和殿上歎曰卿爲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穎以紹熙慶元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孝訂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興朱熹遺以書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

是責者非公吾誰望邪贈光祿大夫謚文肅

商飛卿字翬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仕無爲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旣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卽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迂侂胄罷爲奉常請外以秘閣修撰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饟時歛散稍稍以裕聞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

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
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
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
者穎曰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
卽奏閣免由是知之遣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改官
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爲
師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爲
及陳峒反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
臣上召監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永兼工部郎官

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澱水湖以泄吳松江一水禁
民侵築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
澤物爲任間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
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徒太半守乞蠲
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
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初
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穎因接伴金國
使入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邪光
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塲以額鈔抵賞陰
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穎究覈得之以所賣數

論賞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計者請自爲都釀抱淨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江淮回易如負販狀穎以爲失王人之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旣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穎蒐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是不復那移尋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政少卿遷起居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穎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踈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穎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

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穎謝絕之常言士以不辱
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
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叅政某雖
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即叅
政人才也使果賢叅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叅政
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穎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
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
人登進士第三遷爲祕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
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

處州陞辭力諫用兵不可大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
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
名因行赦宥大霈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
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
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又上侂
胄書侂胄惡其言嫉御史徐枬擊之鑄秩罷祠未幾
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卽爲淮西總領侂
胄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
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
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講

除左司爲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馬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謚文肅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磨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辦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子哉商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三

